



論

周公論

受業王兆符程峯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

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為周公也明知

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

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

以塞眾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

可以為偽且以昭萬世之人絕便知大義滅親雖

望溪集 論

弟可加刃於其兄石借殺其子厚蓋援周公之義以自決者也又以明

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

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

皆不書其卒以示皆有可誅之罪也董史書趙盾弑其君蓋用

周公之典法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

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怒然無以

自解蓋討賊之義春秋於倡亂而未成者皆以與討賊之辭書良霄藥盈是也

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

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

也武王微九牧之君登幽阜以望商邑已憂未定
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八
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
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
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
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斨之後袞衣繡裳駐大
師於徐兗之間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
者而教告之取其不順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
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爲

望溪集

論

二

悲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
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驁者於新
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
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
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
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
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
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
卽三恪太嶽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

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爲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
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以延共主之虛名。
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
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
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由
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
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
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尚論者。未嘗及此。後之
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叙
而錄之。

望溪集

論

三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盪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慊於上秦皇帝縱觀

望溪集

論

四

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間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

奮迹干戈。擾攘之中。任威權。騁謀詐。以得其志。雖
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
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
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
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
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闇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卽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聞張季之

望溪集

論

六

論猶曰卑之母高蓋謂興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已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蜀漢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
事也周武王之世勘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
若無所事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
推之而已不與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
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
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詬
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
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
望溪集論
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
不敢貳也然孔明旣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
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
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
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
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卽琬與允不相繼以歿
亦長保蜀漢可也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
豈後主有必亡之運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
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

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此河間王君振聲之說也。君子表微觀管子將死之言。桓公猶背焉。則信乎後主爲不可及也。

自記

望溪集

論

八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誤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鄉使給說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國殄身者衆矣平勃之事幸而集則嬰爲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

望溪集

論

九

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蹈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尚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白齊來知嬰謀然後以邛屬典

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緩死。故得因其
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
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
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
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窟屢發產謀。以關乎
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
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
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
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耶。抑上所以導之者。
望溪集論

宋武帝論

裕之銳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議之而獨未察其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強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溫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爲安耳。裕之將終幸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韶難御而慮謝晦之有異同况。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望溪集

論

十一

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爲小侯而封
延於魏。晉鳴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
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卽欲爲子
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聖溪集論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傅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望溪集

論

十三

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勲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賊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驪疾先儒病焉不知婁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脅權而相

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
制於已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媯誅釁戾則
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國人犖卜
麟之賊復興而公衿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
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釁戾
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
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媯之心
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望溪先生文

傳坊

序

受業王兆符程峯輯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鑿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

望溪集

序

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闕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已所得瑕

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
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
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旣出獄校以衛
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
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
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
錄其先出者可矣。

望溪集序

其先出者可矣

其先出者可矣

其先出者可矣

其先出者可矣

其先出者可矣

其先出者可矣

其先出者可矣

其先出者可矣

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卽按其文辭含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望溪集序

偽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望溪集

序



四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望溪集序

五

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茫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聖溪集序

七

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若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畧。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

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
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
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
子繼事焉耳

望溪集序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况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

望溪集序

九

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殺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殺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已所見合爲

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班叔皮述古賢論春秋語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吾友成童卽用此指推求經義積四十年遂具得平易正直之實此書成則雖初學亦可以識其門徑孝水云吾儕始亦不料其神勇至此張彝獻

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一

語破的可貫全經而執衆喙

劉敦謙

望溪集序

十

刪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爲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爲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略述先王之禮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徧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間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衆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

望溪集序

十一

識別者也。余少時嘗妄爲刪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有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爲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真蓋無幾以其學旣離道而趨於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闡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爲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闢自爲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爲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爲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畧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望溪集

序

三

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勲勞或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尚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畧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

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爲縣令徧歷煩劇以晉大府使衆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測也抑吾因此有感焉自

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

聖上繼序

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

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

皇溪集

序

十一

經學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爲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并發斯義俾後公而生者益愷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

望溪集序

十四

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懍懍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我賊哉孔子於道常歛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

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
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
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旣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
幾構禍殃迹其生平貼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
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
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
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
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

望溪集

序

其

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馳。而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斐斐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

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颺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

望溪集序

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于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旣志于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况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爲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爲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爲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有司之所爲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託又雜出於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

望溪集

序

六

於冥昧者不少矣。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污潔智

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旨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於所聞。衆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於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爲志者。知怵然爲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望溪集

序

十九

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

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寧縣事蘇君偕余入白
老母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

旨召入南書房卽日登程吾母噉然而哭是夕下
江寧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
知尙有生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
哉此乃

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毀家忘身而未足以報者

望溪集

序

也獄辭上蒙

恩免死繫籍漢軍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書示宗
子道希命次第歸贖高莊出賣之田以其半供祭
掃自付不得復見先人之墳墓安知衰殘之軀延
至八十親見宗祠祭田之粗具哉滇遊紀聞案吏
議方宗人無疎戚皆罪在大辟安知

聖祖矜憫并免放流

世宗肆赦各還鄉里祠成之日會祀於金陵者五十
有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陰相哀顛於皇穹而得自

天之佑也。余乃使子孫私蓮池及吾所自置之田而棄先人之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吾兄弟三人少忍饑寒。勤學問。皆嗜血弟。早夭。吾與兄時抱疾而遠遊。每戒行。吾母隱慙背人掩涕。必涉月連時。良辰令節。對女婦。每當食而哽噎。兄歸自燕齊。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幾死者屢焉。計所以贖蓮池。置桐廬。高淳之田。皆吾與兄心力之所瘳。吾母涕淚之所寓也。子孫而以纖毫自私。忍乎哉。凡茲條目。尙其世守之。

望溪集序

三

望溪集序

三人少忍饑寒。勤學問。皆嗜血弟。

而棄先人之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

天之佑也。余乃使子孫私蓮池及吾所自置之田。

教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望溪集序

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已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

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
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八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
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况王父母以上未
遑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忤
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忤於祖無忤於高
曾之難爲之休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
竟廢高曾之祭則愧忤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
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
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
望溪集序

人所能行君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
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
也與

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爲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册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望溪集序

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行之數世。則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况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於耳。目。心。志。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僞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失也。能乎哉。宥函學老而行。

望溪集序

三五

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衆載其言久矣。蓋不以余文爲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爲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旣已爲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尚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已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先兄素不爲時文以課余時時爲之期年而見者盡駭以試於有司

望溪集

序

三六

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旣有一二人爲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洵洵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

苟○既○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
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
不○幸○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
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爲○二○三○同○好○所○推○遂○
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
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
世○之○登○高○科○致○膺○仕○者○出○其○所○業○衆○或○棄○擲○而○不○
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橫○被○於○六○合○没○世○而○
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

望溪集序

二十七

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况○其○
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
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先○兄○之○文○雖○爲○世○所○宗○
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始○所○謂○應○之○者○與○
窺○其○所○以○爲○文○之○意○而○按○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
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
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
蘊○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

悲也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爲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卽象八望溪集

序

二天

卦區境內爲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居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衺之民居無所容竄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嗚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合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而共爲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宿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踰年而卒於官余難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

起厝乾隆七年告歸余生癸至自江西爲余求兆
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又
昌、甲、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
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因公車虜師某畀數
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爲、前、令、任
宿、負、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廬、溪、輿、澗、三十、餘、里
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噫行身不苟而才濟於實
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
人罄其胸中所蘊蓄也又昌倜儻有父風爲余涉

望溪集

序

三

三江彭蠡之險徃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
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
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塲屋
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耿介智
識之闕深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
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
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
獲成政於一邑之間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
也

余東木時文序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戾以余先兆未卜復至自宜黃出其尊人東木先生時文請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與余共事書館無間晨夕後雖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不再三見者其所志所學所爲詩古文無不與余商論而未嘗及于時文今鈔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請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也余自序宜興儲禮執之文爲其本師所黥竄以序爲戒者已數十年雖相知如慕廬韓公蓮山廖公不能強而今爲此則義有虧且余雖立戒而恃游好自爲序而標余名及不知誰何之人詒託以誑書賈者數數然矣而未嘗一爲別白以吾之戒素明也而今爲此毋乃使人疑夫詒託者之皆真乎戾作而言曰吾父獲交久長而不敢請以先生之戒明也而私嘗命戾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則孝莫大焉吾非欲以時文爭名於時也先生老矣吾所祈嚮與所以交於先生不可使沒於後世耳願先生卽取茲所以命戾者而筆之書則不惟可明戒

子前且可以辨僞於後矣。戾之請也有辭而持之
有故乃發其父之文而觀之。蓋久困於舉場故擇
義遣辭不敢過爲艱深怪特而中所蘊涵則非順
時取譽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積學之自然而流露
者也。西江士友並稱安義熊偕呂之文。其子及衍
亦以序請而未以其文來。會余感戾言歷爲戒之
巔末使報其尊人故并及之。

望溪集

序

三

左華露遺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諾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卽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爲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孫年十二能倍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夭吾妹不食經旬旣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纍然麻衣近始爲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垂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旣哀而序之又以

望溪集

序

三三

歎夫爲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文之知至於旣死而不能忘蓋習尙之漸人若此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無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與尋常女婦之所見異矣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惜乎天奪其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諾夫風精於文律故余爲叙其大畧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楊黃在時文序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者凡數十家其文之平竒淺深厚強弱多與其人性行規模相類或以浮華炫耀一時而行則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必其心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然有立也丙午丁未閒聞喜楊黃在守選京師與余交閒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言以顯事物之理又能抽繹先儒之書而發其端緒之未竟者余親

望溪集

序

三三

爲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樹立常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朱可亭入爲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則以君爲首時君令建昌尋以部推知廣西賓州未赴任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德慶州則高安旣沒余亦罷官君以忼直忤監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大府持之以君爲高安所重耳君旣削職士民醵金爲道齋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絕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學江蘇欲得正直有學

行者相助正文體磨礪羣士余謂非君不可元孚
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崑山而
元孚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遭瘧寒疾
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崑洞壑而疾久
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
於人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
吏士民誠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孚思用其
文學以廣教思涉月而有變欲少從容山水閒而
疾困之不可謂非所遇之窮也然余戒爲時人作
望溪集序

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講而有言覽是編者
可慨然想見其爲人矣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樵呂公讀書其中因以名詩集公之子耀曾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屬序其詩有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固辭焉公將歸謂余曰子之戒苦衆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及遺命諄諄及此耀曾以書速至再三余卒無餘閒又念誌公之墓已及公詩無爲復序也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後三

望溪集序

三五

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緝余夙所心愜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茲爲永訣矣俄而若將遠行公使人來嚙覺而公之音容凄然在吾目也嗚呼豈公旣歿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心而古賢之無宿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公詩格調不襲宋以後吟咏性情卽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敘始末俾耀曾以告公

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言也

望溪集序



廌青山人詩序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巍然於古昔者哉卽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爲彼以徧於人人雖

望溪集

序

三七

合堂同席分韻聯句掩其姓字卽不辨其誰何漫爲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而自餬口四方歷吳越齊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偏得古人之氣韻苦撫其格調視衆人亦若有異焉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爲誰何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至晚歲乃得廌青廌青山人也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冠馳騫之士而廌青

匿跡於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也乾隆二年杪
冬余自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隅子姪輩多稱東
村石君之詩東村以詩投果蕭洒無世俗人語遂
因東村以得薦青其後薦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
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鋟其詩於版乞言於余
東村之門人聞之亦刻其山居詩二十首東村一
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爲而謀去家以從薦青
於山中噫薦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勲舊方

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

望溪集

序

三

屯軍在軍中踰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閉關於
盤山蓋天實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志於斯
術也東村齒未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薦青
於山中且焚詩而不爲與先君子所以戒苞者似
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王異功詩說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徵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爲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

望溪集

序

三五

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於朱子之說亦尙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涇陽王異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爲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異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爲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一

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真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已則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旣多與異功同恐不足以益異功異功其更求異已者而與之講議可也異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於余乃爲述古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難毋好同而惡異以致於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巖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歙縣曹晉袁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爲髮遭變而死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衛共姜紀季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以改適爲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爲恥齊桓怒少姬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卻擘求婚魯人爲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矣李斯頌秦始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爲逃嫁子不得母之交蓋

望溪集序

四

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爲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爲已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爲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爲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

歷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
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孟程朱立
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
與黔越有徭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
身然後歸匪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其性
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中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
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
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
以見晉袁之爲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爲曹
氏之光榮也

望溪集

序

四三

送徐亮直册封琉球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有七年册封琉球國嗣孫尙敬
爲中山王故事以部郎儀狀端偉蓄文學者假一
品服奉册以行
天子命擇詞臣衆皆隱度徐編修亮直爲宜及命
下果爲介自秦漢以後中國有事於四夷其爲將
則効命力於鋒鏑其爲使則折衝口舌之間以求
得其要領故承命者多以爲難今
天子德威遐暢方外鄉風小夷喁喁企瞻使節承
望溪集序
命者有將事之榮而無失得之恤故人爭羨之遭
遇異時亦物情之不足怪者也吾聞古之贈行者
必告以所處今亮直之行也雖折衝口舌之勞無
事焉又其地絕海萬里政教所不經卽詩人所謂
諮詢誠度者亦無庸以告也亮直夙以文學知名
茲其行也其耳目震駭乎乾坤之廣大而精神深
雪於海山之蒼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載之而出者
矣

送王箚林南歸序

余與箚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箚林家金
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
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箚林赴公車閒一二日必入
視余每朝飧罷負手步階除則箚林推戶而入矣
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誼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
苦祖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
者姍笑何然箚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
警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箚林

望溪集

序

四

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
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
聞每閱月踰時檢箚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
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填行駐乎虛空之
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箚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
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
宜阻吾行哉箚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
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
知箚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

閒、酣、喜、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
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望溪集序

望



此、其、暇、聞、然、而、不、樂、也、
閒、酣、喜、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
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

望溪集序

四

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沉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竒之道哉而其鄉人徃徃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驪者則太息深贖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坳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

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譎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望溪集序

贈魏方甸序

余窮於世久矣而所得獨豐於友明寓金陵則有同里劉古塘高淳張彝歎至京師則有青陽徐詒孫無錫劉言潔北平王或菴及邑子左未生劉北園而吳越淮揚間暫遊而志相得者又三數人雖貧賤羈旅未嘗一日而無友朋之樂也惟乙亥客涿鹿自春徂冬漠然無所向課章句畢輒登城西南隅坐譙樓望太行西山至暝而不能歸雖風雨之夕亦然自生徒及僕隸居人皆怪詫不知余爾

望溪集

序

四

時心最悲思念平時所與遊處者意愴怳不能自克也踰歲東歸將遂農力以事父兄而家窮空又時爲近地之遊戊寅冬督學涿陽張公招至使院賓從雜然酣嬉聒譁而余孤子無與不異客涿鹿時有魏生者居常嘿嘿而意獨向余問其世則明天啓中給事吏科忤逆奄而死厥獄者其曾王父也次年春涿陽公按試諸郡惟余與生留舍馨之西偏庭空無人時蔭高樹俯清池徘徊草露間回憶曩者客涿鹿時與生寂寞相慰轉若有以自得

者余倦遊計以匝歲爲止將就一二故人謀所以歸隱者果竟得之終老不出矣然余縱得歸而平生故交自籛歎未生外皆飄零分散無得安居而從已所務者用此常以自恨而爲諸君子憂而魏生言自給事時家無舊業其父兄伯叔父十數人皆仰食於生生之孤行遠遊蓋自此始而未知其所終也然則生之別又遺余憂者矣

望溪集序

送余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幸顯悖於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間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刻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爲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望溪集序

五十

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兄弟篤愛而無間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顛顛至此館於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

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間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乃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兼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望溪集序

贈潘幼石序

余數奇獨幸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然每怪平生故舊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窮必與余類交淺者其困亦淺交深者其困亦深或始相得中道而棄余與余跡漸遠而其遇亦漸通或當世名貴人無故與余相慕用而屯蹇輒隨之吾不識其何以然旣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近之則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或曰非此之謂也物無知人強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知其臭味之

望溪集序

五

不同者孰能強之合也蓋必其氣之本衰或時之已去而後乃與子相得焉子惡用自引咎哉潘先生幼石余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先生常弟畜余先生文行重江表方其壯盛未嘗一至京師老而來遊閉一室諸公貴人有索交者一謝不通而獨暱就余先生以貧故客遊至欲乏家事不問而爲余教子嗚呼先生之趨舍可謂與衆異心者矣夫昔之不余棄者尚或未知余之腐臭也今則夫

雖先生亦有不能自主者耶先生之歸也余在塞
上留書索余言贈所處因書此質之吾知先生必
憮然而歎余言之鄙也

望溪集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趨形貌辭氣
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
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
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
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
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
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
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

望溪集

序

五

至自桐瀋陽范恒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
偕行以就余旣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
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
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不並與余共聞之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
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
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
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
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

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
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
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
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
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
戚戚哉

望溪集序

五

贈淳安方文軒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
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
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
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厮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
既逐。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
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
農工商賈。其少也。因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
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
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靡於師友者。常
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颺流餘焰之發
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
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蕭然。蓋周人
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
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
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理明。而
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
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向博。

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蔽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望溪集

序

五七

爲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輒。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爲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顛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聞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奮迹自已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常有祖若父淵源之自焉其無可徵者或緒遠而迹微於世無傳焉耳而可徵者十常六七非獨道術之所漸然也其得於天清明秀傑之氣實有以類相衍而非衆人所得同者余游好中資材可與學古而望其有立於德與言者僅得數人而幾於成者蓋寡其語人皆曰吾爲境困也時相迫也而悔而自責未嘗不曰志之不固焉夫功必有所

望溪集

序

五

待而後成若德與言則根於心達於學而與時偕行者也何境之能奪哉吾晚交得李君立侯相國安溪公之孫也氣清而識明甫踰冠於古人之學已見其端倪相國德業於時爲卓而經義則爭先於前儒立侯實朝夕承學又其時則寬然也其境則泰然也然則天之所厚而所就終遠過於吾儕者舍立侯其誰望與抑余昔所交數君子其資材與學所已至皆概乎能有立者也彼年如立侯時自命何如哉而或終以無成或少有得而不能盡

其才即余亦未嘗不爲之惜也故於立侯之歸也
爲道諸君子之所悔以贈其行

望溪集序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

望溪集

序

六

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母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蒞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

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
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望溪集序

空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爲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衆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疾。因治其喪。自杪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衆以爲疑。曰。吾二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望溪集序

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治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蓋基於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以未竟。余說留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寧親於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爲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匪是則先王之教不及焉。若以載籍自潤澤。而號爲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非比類。不足以成其行。一出焉。入焉。塗巷之人也。學也者。務一之也。其事

必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遜世無悶。匪是而能一之者鮮矣。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學之友日誑誘於外。而妻子交誼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望溪集

序

陸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儀封張清恪公廉察江蘇始至未受印篆謁制府
卽迴車過余余固辭不獲命公入曰吾聞子有年
迫欲相見一論學耳余謝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
之大戒三其一義利也公於此旣矚然而不滓矣
進乎此則利害非知命而不惑者不能毋搖公喜
曰吾固知子之論學必篤也及公自閩移撫江蘇
首劾制府噶禮人皆爲公危而會不暇

先帝卒直公而黜制府方公與制府相持會余以

望溪集序

五

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制府遂劾公久閑余於官舍不知所著何書
而吾聞

先帝之矜余實自此始用此知人生稟命各有所
錯其惑於利害者徒自毀其德義而於利害之定
分實無毫末加損也及余蒙

恩赦宥而公亦內召相見於京師述前言爲忻暢
者久之公有良子曰又渠余未得見已聞其名字
於鄉人及爲戶部員外未數月粵東援

恩詔請免宿逋數萬同官皆難之君力爭自復於
長官獲免粵西四川滇黔皆賴焉由是知名尋擢
正郎踰年

特簡出守揚州將行乞言於余余謂君於茲行有
所易亦有所難昔武侯之德在蜀子瞻嗣焉蜀有
善政衆必歸美於瞻今君所治卽先公所撫之士
民也未言而民先信之令出而民爭趨之事半而
功倍此其所以易也然少不如公則邦人之責望
必過於他守君早歲見知

望溪集

序

卷

聖天子公卿交薦異日名位之與先公並不足爲
君期也所難者德義之繼承耳義利之介余知君
必無愧焉其進乎此亦惟前所以告公者而已君
既有意於余言則余將拭目而觀君之始政矣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康熙六十年夏四月朱一桂構亂臺灣殺總兵官據其城監司郡縣吏並逃散賴

天子廟算秋七月叛者悉得臺灣平其冬

命擇臺臣廉靜有才識者往巡視而余同年友黃君玉圃實承命以行余聞臺灣之將有反側也閩人及宦遊行賈者知之垂二十年矣蓋其地踔絕海中民不火食自混關未通外人明亡鄭芝龍始入據之入

望溪集

序

亥

國朝四十年然後鄭氏歸命置郡遣吏農桑墾墾沃壤千里百產豐饒而土人愚蠢恇懦浮寓姦民因得巧法承賦於有司而私其土役其人農收畜產毫髮不得自專甚者徠雜其妻子而吏陰利姦民之奉漫不訾省思亂者十室而九故一二姦民煽數十百人遂戕大帥謀拒王師蓋陰恃土人深怨以爲一旦可竊據也初鄭氏旣覆有謂此土宜棄而不守者不知方其未闢於中國誠不足爲有無今則民衆百萬粟支十年屹然爲海疆重地與

閩浙江南沿海諸鎮相應接則烏夷洋盜不敢萌
窺伺內地逃亡者無所伏隱而菽粟百貨歲溢於
泉漳苟不能守則害亦視此故

天子加意撫循凡監司守令必使大府任舉屬吏
才實顯著者始調移之而大府所任率平時善事
其左右興作採辦爭先於羣吏者是以民重困而
上不知不至於爲國生患不止也夫粵東閩滇今
之吏所號爲沃區也而民困於無告視瘠土有甚
焉又功令凡邊塞山海要地吏雖已除大府得易
望溪集序

卷七

置其所任舉果有異於臺灣之羣吏乎由是觀之
法雖良付之非人其不能究宣
天子之德意而壽民以病國者可勝道哉君廉能
夙著於吏部及臺中其能綏靖此邦已爲衆所預
信然詩有之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凡此類皆可因
使事而歸告也於其行也言以要之

再送余西麓南歸序

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辭科

詔閣部院司府寺三品以上暨直省督撫學臣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多叩余以所舉余應之曰稱此者實難而辨所應舉則易夫行必有迹學與辭尤藝之外祿而與衆共之者非若德蘊於心或深潛而不易識也然必鄉國莫不知天下莫不聞然後舉者無忤在人。不疑是則匪易耳。因自計執友之存者惟南昌龔纓孝水

江寧籍南昌人

歙縣余華瑞西麓

望溪集

序

六

遊好之久者則嘉善柯煜南陔淳安方榮如文翰乃以四人者汎詢於羣公皆曰是誠無忤矣。或曰其學與行信稱矣。而舉者則非宜。文翰前挂吏議例不得與於斯。其三人皆就耄矣。徵之不能至。至矣能入試哉。余曰雖然。使士知實至而名必附。無求而志自通。於風教亦小補焉。及檄下。則南陔疾已亟矣。喟然曰。方君此舉。使海內窮士聞之一鳴咽耳。孝水亦病不能行。而西麓以乾隆元年孟秋。至。余曰子尚能卽事耶。曰吾腕不勝書數年矣。固

以請而有地治者難之戚友致道齋念
明天子方興聖治吾扶杖天衢以觀德教且得與
衰殘執友講問逾時而歸此行豈虛也哉衆試畢
余告二相國將舉君爲太學六館師兼纂一統志
二相國以爲宜而西麓決意治行曰吾始願已畢
矣子視吾年力尚能有立耶將以爲名乎抑有所
利之也西麓孝友文學爲鄉國所衆信久矣茲行
也又以見君臣朋友之義進退辭受之衡故詳敘
之以贈其行

望溪集

序

五

贈宋西狝序

雍正壬子春余道逢相識人甫下車適有過而與言者叩之則亡友之子宋華金西狝也按其語觀其詩久而益有意於其人西狝大父冢宰公及父山言再世以詩名余爲諸生冢宰巡撫江蘇降爵齒而禮先焉山言年較長而視余若其所嚴事者觀西狝之詩與其爲人雖得之性資抑祖若父淵源之所漸也余夙有作序之戒而西狝以爲詩乃誦其所聞而使自擇焉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徧爲之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如曰氣數實然則建安以後之綺麗有陶潛者出而渾然元古矣李白杜甫興於唐而六朝雜家盡爲所掩今子於詩旣得其徑塗苟日進而不已豈惟接武於先人安知不遂與古人相角逐乎曩子欲兼治

古文自今以徃無庸也。子之年長矣少壯之心知
既役於時文而今有官守日力之留餘者雖壹併
於詩猶恐其術之難竟也而又可兼務乎若夫植
志行身之義守官制事之方苟欲稍異於衆人而
自儕於古人其事更有艱且大者卽文術可置而
勿事也若尙能兼則又詩之所藉以增重也西狝
能篤信吾言他日宦與學皆成而出其詩以質於
世卽以是升於簡端可矣

送雷惕廬歸閩序

余嘗與漳浦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平生朋好如賓實滄洲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而况古之人乎聞之曰吾門雷生卽後起之賓實也始生見余於聞之齋中卽命請業於余余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四三年至是始受而不辭乾隆四年冬其父惕廬至京師生以告曰吾父茲來蓋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又念漳浦師歿未知所學於先生者何似也翼日君過余氣肅而容安

望溪集

序

十一

語無枝葉自是益有意於其人將歸鉉請曰吾父願得贈言以不虛此行惟鉉亦望先生爲揭父師勗厲之心以爲此生之銜勒也昔曾子論大孝尊親其實在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是謂成其親之名以俗觀之則君之所以教與鉉之所以承者已足爲鄉人所稱願矣然欲得此於海內之士君子則必重自砥礪要以終身而後可定焉至百世以下使人推原於所生必曠世一見之人振古以來可指數也由是言之鉉將無負於余與聞之之

所期則如賓實諸君子而可矣。欲盡尊親之道而遠希曾子之所云則其事蓋未有終極也。君家閩粵竟世爲諸生潛德隱行余無從而得之。凡爲人子者莫不欲歸美於其親。鉉所稱亦未可徵。引第君之來也將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則所以自檢其身者必嚴矣。以余爲羣士所背馳而獨信予言之無棄則其胸中必確乎有主而不隨時爲俯仰。即此可以定鉉之祈嚮矣。故於其歸也遂見於文俾其鄉人及海內士君子異日皆有考於余言。

望溪集

序

七

己未九月先君至都不習北方水土計春暖南歸曰吾無他覲汝能得方先生贈一言乎旋遭病且亟先生文不苟作以欲爲鉉慰先君急爲之方成草而先君遽捐館不及見矣嗚呼痛哉展卷志摧不啻誦蓼莪也父師交責在三之義何以無負尚忍自甘情棄終於不肖之歸哉辛酉十一月不孝鉉泣血記

送官庶常覲省序

始子叩吾廬欲爲弟子而吾辭之堅非相外也計將爲講誦之師則衰疾多事無日以副所求將有進於是者則吾身之無有而又何師焉及再三云則不復辭以窺子之心神若誠有志於謀道者吾身雖不逮倘誦其所聞而得能者吾志猶有寄焉古人之教且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學興而二者爲之虛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

望溪集

序

十四

章亦益陋矣蓋自束髮受書固曰微科舉吾無事於學也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科舉之知及其旣得則以爲學之事終而自是可以慰吾學之勤享吾學之報矣嗚呼學至於此而世安得不以儒爲詬病乎今子得館選未數月而告歸省母是子知學以得身而識所祈嚮也雖然所以務學之根源辨之尤不可以不審將以爲名則自致於父母兄弟者皆以見美於人而賊吾之本心將以旣其實則所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者皆吾性命之理

而不可以苟遺也。自省自克於二者之間而防其
心之偷。乃百行之源。學者之始事也。子之歸也。果
能專篤以厲所學。深固以植其行。俾泉漳之間。後
起者以爲表的。則吾與子之爲師爲弟子所關不
細。若曰吾旣有所得。以爲親榮。可以優游而卒歲
矣。則皇皇焉欲自得師義焉。取哉。吾平生非久故
相親者。未嘗假以文懼。吾言之不實也。而特表子
王父之墓。蓋粗得其畧於所治武強之士民。又將
慊子之志。而因以相砥淬耳。然記不云乎。大孝尊
親。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是乃君子之
所謂孝也。子能用吾之言。以成其身。則所以樂其
親而榮其祖者大矣。於其歸也。申以最之。

送吳東巖序

康熙乙未仲春吾友東巖南歸過余爲別將行曰
子不能歸吾不能復來茲爲永訣矣因相持嗷然
而哭不能自抑也憶癸酉丙子間余試京兆則聞
世冑以學行重朋齒者三人曰歙縣吳東巖山陽
劉紫函寶應喬介于而三人者皆與余一見如舊
識紫函介于號爲能時文而東巖兼治古文或謂
古之道不宜於時東巖弗顧也每榜後羣士舉積
學而上壅者與苟得者相提而論以病有司之枉

望溪集

序

七

此三人必在所計數然其後二十餘年更八九舉
而卒無一得者焉丙子後介于招余授經於寶應
因往來淮揚間而東巖適授經於廣陵故余中歲
與三人者相見日爲多自余邁難介于省余於金
陵及出刑部獄復再至京師而東巖亦至回思少
壯游從燕市時不獨二君子以憐余而余亦以憐
二君子介于之歸也余儻然若無所依而今東巖
復長往將何以處余乎東巖歸將道淮以至於揚
其、以、余、之、狀、語、紫、函、而、爲、叩、介、于、尙、能、北、來、以、慰

余之索居否也

望溪集序

七七



贈石仲子序

東村山人幼邁疾弱足而志甚偉有二子並英特其長子爲諸生余見其試牘謂當早遇尋成進士入翰林有聲仲子八歲能舉巨石重三鈞將冠與虎士搏可仆四三人山人欲余爲文以勗之而未暇也余南歸踰年以書來告曰次兒得沒人之術能舍舟楫而越江河矣又踰年來告曰近使受書補幼學蓋山人自大父以來皆官禁闈階崇祿厚故身雖不仕常望其子輸力竭忠而赫然有所樹望溪集序

立也往者余以衰殘荷

世宗憲皇帝暨

今上搜揚俾贊閣部教習庶常竊慮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材轉跼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倣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

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

目三禮附以

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見謂迂遠不

近於人情惟高安朱可亭江陰楊賓實所見與余同久之亦以違衆難行止余余猶欲發其端乃秦

河北五路及邊方人不諳聲律宜專治經史果格
於衆議乃私擇其有所祈嚮者喻以宜取幼所熟
四書語反之於身以驗其然否三分日力以其一
討論遍鑑中古事每相見必舉古人處變而得機
宜遭危而必伸其志者以警發之山人之長子爲
庶常時聞之有素矣今仲子學書舍此亦無可置
力者夫陸行不避兕虎水行不避蛟鼉極所能不
過偏裨之壯猛者耳具大將之才識而一歸於忠
孝非深究古今事物之變而槩乎有聞於道者不
望溪集序

能果能不誤於所趨庶其終有立乎若專恃藝勇
或假學誦爲進取之資則山人本所以教者豈爲
此哉遂序之以報山人當有味於余言

贈介菴上人序

佛之徒而儒行者曰介菴雲南昆明人從其本師
蘭谷至京師蘭谷閉門學易絕人事者十餘年獨
時就余講問經義介菴侍側其意所向無纖微不
先得者余嘗就其溷匣修潔如小齋叩所以則下
通水流躬盥滌日日而新之蘭谷之卒也以腹疾
困牀褥無晷刻之寧凡五旬有七日介菴面若非
人期年之後深墨之色始少變而未復其常余自
反所以奉吾親不能如是之誠壹也蘭谷之書歲
望溪集序

全

時必易稿介菴隨手錄所增芟皆能默識鷄鳴而
起端誦尚書毛詩莊屈左馬之文夜分不輟而拚
掃炊烹以事其師者細大無遺余學於父兄未嘗
有師而承師務學如是其篤專者所見亦甚罕也
嘗勸介菴宜蓄髮反爲儒喟然曰吾師早見及此
矣某始冠予千金命之淮南定居於其鄉蘭谷如
舉人薙
髮雲南立室家爲視先人冢墓曰吾已自誤不可更
誤人時某以師年已至不忍離今長矣懼以家自
累而學與行終無所成爲天下笑且某幸有兄弟

之子以續吾宗此身得寬然天壤間百事不問而獨從所好苟再誤悔其可追介菴楷隸書數十年少倫比鐫篆爲時所珍其持身交友遠於流俗者非一端而余獨標其志行以覺吾子姓兼示儒衣冠號爲孔氏之徒而行則背之者

儒者讀之可以省身而知恥畸人讀之可見性
而戒欺落落數言實與退之原道原性相表裏
朱可亭

望溪集序

全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苞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成其身也。孔子語曾子所謂大孝尊親者使國人稱願皆曰君子之子也。自科舉之法行士登甲科則父母國人皆曰其名成矣。所謂顯揚莫大於是矣。人心蔽陷於此者蓋千有餘年。吾師宛平高公少時遭家震愆太公倅某縣以事戍黑龍江世父命公守市肆公且市且讀書卒成進士入翰林上書求代戍詣通政司都察院皆不能達會贖罪例開乃涕泣告請於師友

望溪集

序

全三

卒贖太公以歸祖母段太孺人年九十母子重見又六年始考終及公視學江南太公太母猶逮養都人士莫不歎羨自世俗言之則公之名旣成卽君子觀之事父母亦可謂能竭其力者矣。然余觀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今公爲文學侍從之官嘗主鄉試視學政不失士心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門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也。康熙壬申公自翰林改官京卿

會強仕之期故舉蘇洵告富公者以爲壽

先生覽揆之辰薦紳學士爭爲詩頌先生獨揭
苞文於壁閒觀者皆駭與先生交厚者多相戲
曰碌碌無成至爲門生所姍笑尙高張以自播
揚乎苞請篋藏先生曰吾正欲借子之文以警
發其聾聵耳此稿久失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
五日忽得之舊冊中掩涕識之苞敬記

望溪集序

全三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以文爲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尚能擇
其人之可而不妄爲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
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所求必時之顯人
而其文則傭之村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
之美行皆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
者並著於篇夫古之良史其紀事也直而辨簡而
不汙雖帝王將相豪傑賢人所著多者不過數事
而况鄉曲之人閨中之女婦乎言孝者稱舜與曾

望溪集序

金

閔非他聖賢之不必然也人之行或遭變以抵其
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且古人之事其
親可以致隆者無弗致也而善與惡則不敢誣惡
之可掩者掩之而已其身所絕無之善則不敢虛
加焉古人之於友求無不應也而稱其善以著於
後則不敢過蓋以善之未有者虛加於親則爲不
誠於其親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則其文無以信今
而傳後非知道之深豈能無惑於此與張君自超
余所兄事也太夫人七十命予以文叩所以爲文

者而張君曰吾母之壯也事皆聽於吾父既老而
吾長焉皆女婦之常耳獨不喜吾應舉求仕此吾
所以無汲汲于進之心也噫張君非事親之誠知
道之深而能爲是言與卽夫人之賢可知矣古之
遭變而見稱者非其人之願也當其常則務道之
盡而無爲名焉周之初后夫人之德著於詩者皆
女婦之常也其所以傳者蓋將用之闈門鄉黨邦
國以化天下而爲聲教焉虞夏以前女婦之賢聖
者衆矣豈是之不能盡與而無傳焉者務道之盡
而無爲名也夫人處常而不務爲名卽道之盡可
知矣所不喜於張君者以道之盡責張君也張君
歸誦吾言以稱觴於堂吾知夫人必忻然而樂也

望溪集序

五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自周以前女婦之傳者多以德秦漢以後多以節與才而最幸者莫若以子之賢古之時女教修明婦人之有德者衆矣而易詩書春秋所稱非后夫人則帝王公侯之女婦也然則有德而無聞焉者多矣其以節與才顯必所遭有大不幸者然自北宋以後十室之邑著貞烈者必有數人焉其鄉里之人有稍遠而不知其名氏者矣而以子之賢傳者炳然可計數也然則爲人子而能以其母傳尤

望溪集

序

全

孝之大者與抑吾觀自古才知功名之士其父母不必盡賢者有之矣而學士真儒不獨父多賢母亦多賢以世所聞類所不聞概乎其不爽也豈非氣稟之相承實與夫雜糅者異與燕之南有賢人焉曰李埏剛至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號北方之學者其生母馬孺人孝愨之側室也事嫡如母嫡馬孺人愛之如同生孝愨之母倚之過於羣子婦始吾見埏之賢而幸其能以孺人顯也及悉於孺人之事而後知孺人之賢實有以啟埏焉

堦所學非一世之業也。孺人之賢蓋將歷久彌彰。而爲後世所計數焉。以視夫凡婦人之壽考者異矣。歲秋八月孺人八十。堦來乞言。因稱此爲孺人壽。而又以使堦益自厲也。

望溪集 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胡君錫叅於其母潘夫人六十時請余文述其志節與教諸孤者以壽余曰非古也有暇則傳以詳之丁酉春錫叅北試京兆曰以吾母教余兄弟之勤終不能不倦倦於此故承命以來其秋果得舉冬十有二月請余曰獻歲正月吾母七十矣將使仲弟西章歸爲壽子姑以一言先之可乎余觀書傳所記富貴顯榮之人其生也不擇其世者有之矣若賢人君子則非獨其世隆也亦兼稟於母德焉自吾與錫叅遊而意其將爲賢人也及詳其先世及母夫人之志節而益信其終有立也然錫叅近五十矣其學與行置之衆人之中雖有異焉而迫於羈窮不能直推而前以躡古人之迹者多矣夫人之以科目望錫叅蓋父若祖及胡氏之先皆自於此故結於習見而不能不以此爲重也今錫叅既有得焉以慰其親斯足矣若假道於此以求爲富貴顯榮之人則夫人前之所以教者豈其然哉繼自今錫叅舍是而務其遠者大者則其

無曠先緒而顯夫人之志節有什百於此者矣西
章歸其稱是以爲壽

望溪集

序

八十九



第...其...長...以...爲...壽...
無...其...稱...而...顯...夫...人...之...志...節...有...什...百...於...此...者...矣...西...
章...歸...其...稱...是...以...爲...壽...

蔣母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余在塞垣友人蔣錫震自京師以書來曰吾母七十矣吾少孤家貧母撫且教以至於今艱難可無述而知也子爲文以壽可乎余少讀戴記見先王制禮所以致厚于妻者視諸父昆弟而每隆焉疑而不解也既長受室然後知父母之安否家人之睽睦實由之又見戚黨間或遭大故遺孤襁褓其宗祀與家聲皆係于女子之一身而諸父昆弟有不可如何者然後知先王制禮乃述天理以示人而非世俗之淺意所可測也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委巷之女子一入室而義當以此責之其責之也專以嚴則禮之敢不重歟夫婦人尙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食之而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又或熨獨無依則紀袞食特門戶其難有過于寄百里之命者若太夫人於蔣氏信可謂艱貞而無負於寄託矣以余所見婦人著志節者賦命多蹇子姓成立

望溪集

序

卷

者希蓋造物者既以節顯其身他福祥或不能兼
與而太夫人獲天祐康寧壽考錫震成進士從容
色養鄉里傳爲美談闈門之內聞而典感於女教
所關不細因書遺錫震以慰其親且使衆著于先
王之禮意焉

望溪集序

在

汪孺人六十壽序

昔聖人之制夫婦之禮也。其合離厚薄一視其所
以事父母而已之私不與焉。故婦順成內和而家
理以衆人觀之事淺而情暱莫如夫婦之居室矣
而婚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
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于賢師友
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于始入室之婦人。詩人豈
故迂其義哉。蓋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爲
人倫之極也。杖杜之三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望溪集

序

五

男女睽隔不自言其傷而獨以憂其舅姑爲大感
女子之志行若此豈非所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
可行者與吾友曹晉袁少孤貧客遊授經以養其
母近三十年其妻汪孺人能喻其志曲折致忠養
不異于晉袁而太夫人以忘其憂晉袁兄弟七人
皆同居有得于外孤者孺者先取足焉孺人布衣
糲食常不充晉袁間語孺人曰吾久客雖以養顧
亦使孺知有夫者常獨居無悞恨耳孺人自是恩
禮有加而孺者以忘其苦太夫人之終也晉袁適

